



中信

全球外交领域最权威奖项
Lionel Gelber 奖 2002 年得主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 著

美国外交政策 及其如何影响了 世界

SPECIAL
PROVIDENCE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译从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 著
曹化银 / 译

美国外交政策 及其如何影响了 世界

SPECIAL
PROVIDENCE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 [美] 米德著; 曹化银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9

书名原文: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ISBN 7-80073-953-8

I. 美… II. ①米… ②曹… III. 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84154号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1 by The Century Foundati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MEIGUO WAIJIAO ZHENGCE JIQI RUHE YINGXIANG LE SHIJIE

著 者: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译 者: 曹化银

责任编辑: 曹爱菊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辽权图字: 06-2003-101

书 号: ISBN 7-80073-953-8/D · 12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我们时代的思想与人物

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佑。

——俾斯麦

●

献给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布鲁斯·库珀、罗
伯特·帕克、阿科斯塔·尼科尔斯、理查德·艾
恩斯、理查德·布罗希德和莱斯利·盖尔布

中译本序

当曹化银先生嘱我为他翻译的这本书作序时，我正在构思一篇关于“美国霸权的逻辑”的论文。好书好译本，先睹为快，对我的论文构思大有裨益。借此机会，谈谈读本书的几点体会。

在多年观察美国的过程中，我始终摆脱不掉自己的中国情结，也不由自主地要把美国同我粗略了解的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既不是它的富有、辽阔，也不是它的民主、多元，而是美国人的理想、精神、爱国主义。如果用一个中文字来形容，那就是美国的“气”。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这种“气”。

就内容而言，沃尔特·米德在本书中探讨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何以获得成功。他没有完全回避越南战争等败笔和教训，但重点是为美国外交总结经验。他从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威尔逊这四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归纳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四个流派，分别代表商人、律师、军人、传教士的价值观和视角（当然，作者对四个流派的分析要比我在这儿的概括复杂得

多)。这样，就把美国外交政策所代表的国内利益和行为方式，系统地梳理了一遍。过去，评论美国外交政策的著述，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两对矛盾居多。米德的分析方式有独到之处，值得细细品味。

然而本书最可圈可点之处，还不是它对美国外交流派的重新分解与组合，而在于它所刻画的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基点都在于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需要；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都来源于其国内的历史经验，都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强烈熏陶。美国当然不是例外。米德着意评述的四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思想，都是他们的国内政治主张的延伸。

米德在本书第三章中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他不同意“民主不利于在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传统观点，而认为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表面混乱，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经过国内各种思想的辩论和各种利益的协调，美国外交总体上代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使出现错误决策，也会逐渐纠偏，不至于远远偏离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如果要简单概括本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美国外交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内的民主进程。

由此我想到，无论我们如何评估美国外交的成败得失并探究其原因，都无法忽略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历史传统的基本评价和分析。我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和许多普通读者，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追求“人人生而平等”，在国际上却如此霸气、傲气，不讲民主和平等？本书没有提供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但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美国的“气”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换言之，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美国霸权思想的

逻辑。

在颂扬美国外交成功的同时，米德也严肃地指出了这种成功的沉重代价和给外部世界造成的灾难。非常值得一读的是他在第七章对美国好战倾向的描述。他指出，“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危险的军事国家”。

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动辄诉诸武力的倾向在世界上激起公愤，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也遭到诸多批评。我认为，21世纪初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同书中描述的四个美国外交流派都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最接近于米德所界定的杰克逊主义传统。因此，对于关心时事的读者来说，有关杰克逊主义的章节可能更加饶有兴味。

王缉思

2003年盛夏于北京

序

冷战结束以后，外交政策学者都在试图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架构。他们确信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并开始广泛寻求新的理解认识，即能够解释21世纪美国政策核心主题和目标的综合研究。要取得这项努力的成功，需要面对许多重要障碍。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方与苏联集团对峙刚刚结束，人们有理由对当前全球政治问题定义的持久性保持谨慎。

从苏联的崩溃到朝鲜最近突然打开国门，过去二三十年充满了突发事件。因此，有人可能认为，当对现在和未来进行高度概括时，这种瞬息万变的局面将迫使人们极其克制。但是正好相反，公开言论不断涌现，勾画着后冷战时代美国新的“大战略”。我毫无贬低那些优秀作品的意思，但是可以说，到撰写本书的时候，在新世纪的这个时刻，我们仍在等待对美国世界政策的定性分析。

但这不是说因为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就不可能对这个国家的目标和使命展开全新思考。其实，正如本书作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作家沃尔特·米德所言，美国政策

XIV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这个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深刻理解。米德的基本主张非常直率。他认为，虽然美国在21世纪拥有更多行动空间，但没有一块空白的石板，让美国重新撰写外交政策。他声称，今天，在美国针对国际问题和主题的立场中，有一些基本特征或主题仍然强大如昔。他指出，理解当前选择和确定反应方式的最好途径是反思过去200年外交政策的长期局限性。这一点非常具有说服力。换言之，米德以美国历史为镜子，增强了读者对今天和未来的认识。针对如何应对外部世界所持有的深远观念、如何认识美国国家利益，他清晰地解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方式。

在研究了美国外交历史记录之后，米德提出了四个主要思想流派，并分别为其找出了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当然，他还强调，为了适应世界的变化，这四种思潮所代表的观点之间的平衡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但是，米德依然令人信服地认为，对这四种方式理解越深刻，我们就越能更好地把握美国应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挑战的方式。而且，米德认为，每一种思想流派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已经成为源源不断的力量之源。还有，不管你是否完全同意米德的看法，他的作品肯定会激发起对美国当前和未来外交政策辩论的崭新思考。

通过本书以及其他书籍，美国世纪基金会试图为重新审视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始于对柏林墙倒塌等诸多事件的第一手报道：伊莉莎白·庞德的报道《柏林墙之后》(*After the Wall*)。几年之后，她又出版了长篇研究报告《超越柏林墙》(*Beyond the Wall*)。在冷战后初期，我们还出版了理查德·厄尔曼的《保卫欧洲》(*Securing Europe*)、詹姆斯·蔡斯的《和平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乔纳

森·迪安的《结束欧洲战争》(*Ending Europe's Wars*)、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欧洲和平的黎明》(*The Dawn of Peace in Europe*)、约翰·杰勒德·鲁吉的《赢得和平：新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秩序》(*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a New Era*)和史蒂芬·伯格的《战争还是和平：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民族主义、民主和美国外交政策》(*War or Peace?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我们还支持许多对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政策、贸易关系、武器和情报政策以及与联合国关系的分析研究。分析这一重要问题的最新出版物包括爱德华·勒克的《杂乱的信息：美国政治与国际组织》(*Mixed Messages: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利昂·西格尔的《貌合神离：美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安全》(*Hang Separately: Cooperative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以及莫顿·阿布拉莫维茨主编的《土耳其的转型与美国政策》(*Turkey's Transformation and American Policy*)。此外，我们还在考察当前的美国外交决策：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美国外交政策新基础的探索、一些考察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书籍和文章，以及将要出版的由戴维·卡莱奥、亨利·诺和格雷格里·特雷弗顿撰写的书籍。

最后，任何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新作都必须与冷战的结束相适应，也必须与当今时代不断加快的变化相适应。如果在该领域著书立说的任务因此而显得比以往更为艰巨的话，那也许只是因为更加意识到肯定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沃尔特·米德对政策问题的处理方式尤其有益。他的观点提醒我们思考“我们是什么人”和“曾经是什么人”。这种思考方式可能是回答另一重要问题（美国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最佳向导。

XVI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我代表世纪基金会，祝贺他完成了这本充满思想的书。

理查德·C·利昂

世纪基金会

2001年3月

世纪基金会

世纪基金会，即以前的20世纪基金，支持和主管对经济政策、外交事务和国内政治问题的实时分析。它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
的机构，于1919年由爱德华·A·法林捐助建立。

理事会

H·布兰特·艾尔斯
彼得·A·A·伯利
阿兰·布林科利（主席）
小约瑟夫·A·卡利法诺
亚历山大·摩根·凯普伦
霍丁·卡特三世
小爱德华·E·戴维
布鲁斯特·C·丹尼
查尔斯·V·汉密尔顿
马蒂纳·S·霍纳
刘易斯·B·卡登
詹姆斯·A·利奇
理查德·C·利昂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斯
艾丽西亚·H·芒内尔
P·迈克尔·皮特菲尔德
理查德·拉维奇
阿兰·萨格纳
小阿瑟·M·史莱辛格
哈维·I·斯隆
西奥多·C·索伦森
凯瑟琳·M·萨利文
詹姆斯·托宾
戴维·B·杜鲁门
雪莉·威廉斯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理查德·C·利昂（总裁）

导 言

这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成功之道的书。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几个殖民地成长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外国人和美国人自己都认为这一显著发展理所当然。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不太关心外交政策，也不擅长制定外交政策。甚至今天在美国，多数决策者和权威人士都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交政策只起到了非常有限的作用，研究以往的历史记录毫无意义。

当理查德·利昂和世纪基金会委托我撰写一本有关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书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质疑这一传统认识。我怀疑，美国在混乱无序的国家斗争中取得成功是否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仅仅是因为俾斯麦所谓美国、醉汉和傻瓜所享有的上帝保佑。我也怀疑美国外交政策是否有自己的逻辑，一种不同于欧洲传统大国外交政策的逻辑。

有两种矛盾现象促使我琢磨这些问题。第一，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尽管传统上许多外交政策讨论至少隐晦地认为民主顶多是一

个枝节问题，最次是对外交事务的严重障碍，但在20世纪，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般比君主国家、独裁国家更为成功。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德国和日本。在非民主政体之下，德国和日本都遵循了冒险、进攻的外交政策，最终将它们引入痛苦和毁灭。从二战后不太有利的外部环境开始，德国和日本民主政府使国家变得富裕、和平。民主能够真正提高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吗？

第二，我也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欧洲人仍然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除了具有大量文化共性之外，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从历史上讲，它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迥然不同。以前的大英帝国，现在的美国，都不仅仅关心世界某个角落的势力均衡，也关心今天所谓“世界秩序”的演变。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使英国和美国富有起来，这些财富赋予它们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确保了国际体系的稳定。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欧洲大国外交中的传统军事安全因素，而是花更多时间考虑金钱和贸易。“店主国家！”拿破仑曾这样嘲弄英国，但是店主最终战胜了他。

难道是英国店主和美国民主主义者懂得外交政策，而拿破仑和俾斯麦却不懂？

这些问题促使我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历史。我的发现已经改变了我看待这个题目以及今日美国政治的方式。

首先，出乎我所料，我发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斗争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长期政治斗争的最新阶段。在二战乃至一战之前很久，外交政策问题就决定着美国的选举，塑造着美国政治，驱动着美国的经济增长。

我还发现，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思维已经相对稳

定。乔治·华盛顿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争论（华盛顿所参与的最激烈的政治斗争都是有关外交政策的）显然与当今时代的争论紧密相关。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好像有四种看待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式，反映了几种看待国内政策的截然不同而有时又相互补充的方式。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国家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强大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他们长期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和重要国家利益。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在历史上，他们一直都对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卷入了许多没有必要的海外同盟关系，增加了战争风险。最后是一个很大的人民主义学派，我称之为杰克逊主义。该学派认为，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旗帜上的响尾蛇警告人们：“不要伤害我！”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不应当主动挑起国际争端，但在其他国家对美国发动战争时，杰克逊主义者同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观点，即“除了胜利，别无他求”。

这四个学派影响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它们在乔治·W·布什时期与在乔治·华盛顿时期同样重要，而且综合起来看，美国外交政策将在它们之间的碰撞和争论中继续前进，一直到遥远的将来。

虽然本书试图解释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但绝非为美国高唱赞歌，被一些人看成美国企图统治世界的“命定说^①”。20世纪

① 19世纪时一种鼓吹美国有权且有义务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的理论。——译者注